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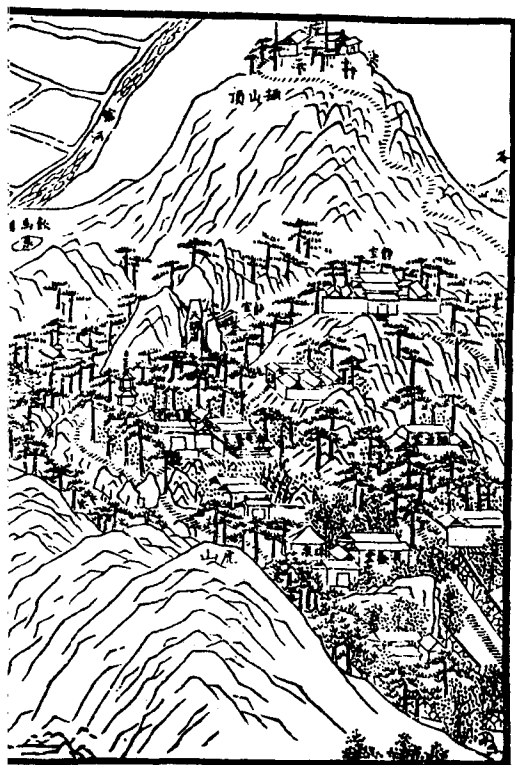
金
陵
梵
刹
志

樓置寺左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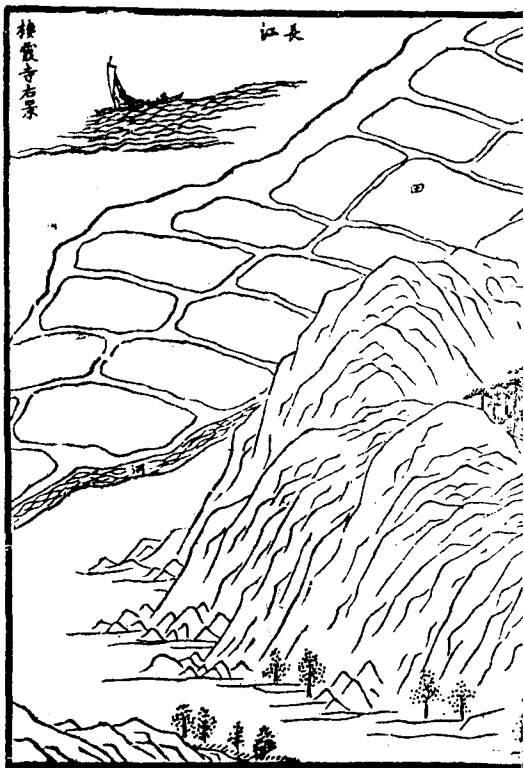
大正
劇者明刻





江長

積霞寺右景



金陵梵刹志卷四

次 攝山棲霞寺 古刹 勅賜

在都城東北南去所統靈谷寺三十里太平門四十里
東城地齊永明七年明僧紹捨宅法度禪師建寺隋文
帝琢白石爲塔真舍利唐高祖改功德寺高宗改隱君
棲霞寺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改妙因寺
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普雲寺景德五年改棲霞禪寺元
祐八年改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虎穴寺洪
武二十五年仍 賜額棲霞寺寺在攝山一名繖山有
中峰屹然卓立迤邐南下左右山環抱如拱入山繁陰

覆路若別一洞天者陳江總持及唐高宗碑尚完天王
大雄法堂諸殿相承而入接於中峰之麓禪堂近徒法
堂後其左爲方丈公塾庫司及隋舍利塔塔之前以伏
道引中峰澗水從石蓮孔中瀆出爲品外泉倚山有石
佛千身金碧絢爛爲千佛岩紗帽峰明月臺卽其處循
中峰澗而上有白鹿泉出石隙方廣僅數尺清澈可鑑
禪堂右新設遊憩之所曰清歡堂堂後循山隙而入有
泉曰真珠有岩如浪曰疊浪再上爲圓通禪院人天小
構梵唄松濤時與禪堂賡應又上爲天開岩陡絕甚奇
此一帶在中峰之右虛谷深隴僧寮倚山架壁各擅其

勝上至中峰頂下視大江曳若縞練幽深隱奧者忽焉而闕覽八荒矣所領小刹曰衡陽寺卽茲寺下院

殿堂 山門 洞門

天王殿 參

正佛殿 伍

法堂殿 伍

伽藍殿

參 祖師殿 參

方丈庫司壹所 拾貳

公學壹所 參

清歡

堂壹所 拾肆

般若堂 參

僧院叁拾壹房

食糧牒僧米拾名食糧學

僧參拾名 寺基壹百貳拾畝

東至葛家巷西至木寺官街南至余石岡北至攝

山官路 禪堂大門 壹

大禪堂 伍

二禪堂 叁

十方堂 叁

槃堂 貳

齋堂 叁

靜室 叁

倉庫厨茶等房 共拾

圓通禪院

韋馱殿 叁

門房碑亭 肆

觀音殿 叁

禪堂 陸

華嚴樓 叁

淨土樓 叁

十方堂 叁

齋堂 陸

養老堂 叁

延

壽堂

陸

靜室廳房

陸

厨庫倉茶等房

共貳拾柒楹

公產

黃城木蘆等圩

丈過實在田地壹千肆百柒拾肆畝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

禪堂

攝山

圩併施捨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

圓通禪院

施捨田

地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伍百伍拾畝貳分陸厘

山水

攝山

高三百丈周四十里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名微山有明僧紹高越屨謙

莫善提王廟即攝山神斬向受度師戒祀去牲醴宋靖康間劉光世敗兀朮於黃天蕩兀朮奔嶺山仍

鑿河宵道今竹

中峰

中峰澗

自白雲壺而上數十條港各敗軍河

茶亭白乳泉六字

千佛巖

有千佛巖棲霞山六

紗帽峰

自中

亂石哈呀其色蒼黑人稱疊浪巖巖盡處一方龕

月臺

紗帽峰前一平石

白鹿泉

中峰下山中水過居

品外泉

一名白雲泉出中峰間入伏槽由地中行至東峰

石塔前匯爲池中刻石蓮泉自蓮中噴出

西峰

天開巖

西嶺上下若無路者近即之亂石從橫中有路高下盤折一大壁奇峭如

截上書天開巖三字又爲土壅近僧慧能始出之有

沈傳師徐鉉徐錯祖無擇張稚圭王雱題名今巖下

有禹碑

醒石

二字不知何人所題橫書大可四五寸

迎賢石

三字在天開巖後大

可二

石房

二字題迎賢石旁名姓無考

唐公巖

在祠無擇題名石之下其四旁鐫刻

多不
可辨
落星山

山有落星墩墩舊有樓吳都賦云亭戎旅于落星之樓卽今寺北清歡堂之側

虎洞

珍珠泉

在般若菴前以上俱存

古蹟大石佛

明僧紹子臨沂今仲璋琢高四丈左右琢觀音勢至各高三丈佛頂上有玻璃珠光

彩射人後墜地因置閻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一夕權要夢人素珠甚力俄失珠所在未嘗當作詩紀

其事見逸史

千佛

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田真及宋江夏王霍姬等就石琢像千

六朝事迹

尊名千 舍利塔 高七級在無量壽佛之右隋文帝造

佛巖 仁學復 接引二佛 在石塔前隋時造像貌 古佛 銅鑄

建塔 何年物 掘 白雲菴 即明僧紹宅遺址宋侍郎張瓌請

地得之 凌虛室 攝山半道中有亭 法鐘 太始中自鳴明嘉靖

自般若菴 舊菴已廢今重建佛座 石壁軒 天開巖側

磨滅 翠微菴 在大佛龕左巖石 濟生臺 觀音 銀杏樹

不詳 有二在大殿前可四五抱蒼蔚奇古是前朝 禹碑 大

物其一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 治水成功書此碑十南岳衡山石刻久傳于世楊公

時喬官南納言時慮去古遠而碑刻之傳易以磨沒 乃重刻而爲之記在攝山天開巖因與寺無二幢一

涉其文不載附入古蹟以備考 以上俱存 唐咸通九年戊子一爲南唐保大 馴虎徑 四虎隨僧

六年戊申所書呪多磨滅今廢 智聰渡江

入寺止塔西因名見後智聰傳侯景敗子監走江東懼追以傳遺重國墜投入棲霞寺僧承拾得陳

永定二年永歿其徒普智獻後主妙因寺額徐鉉書來賓亭即徐鉉宅盛園池在

寺東北宋迪詩云結交意在來賓者誰慕清風為在甯謂此徐錯宅在山前嘗開茶肆延四方賓旅金

寶方牌宋仁宗賜熙寧間取寄華嚴寺以上俱廢

人物齊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為譚法度有傳陳

智顛有傳法響有傳慧峰住棲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遊心正理攝靜松

林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峰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隋慧侶有傳

保恭有傳慧覺止攝山棲霞寺義解弘通廣興釋論元崇有傳智聰有傳

略素協性松筠輔神泉石僧瑋器量沉深風神詳雅服以弊衣

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素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于玉石清風拂于烟霞

入攝山棲霞寺學觀息想

唐大德玳律師

有碑

附叅講棲覽齊明

僧紹

有碑

梁蕭眎素

蘭陵人於攝山築室徵爲中書侍郎不就諸貞文先生

陳

江總

自序云總弱歲歸心釋教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

攝山棲霞寺碑銘

梁元帝

金池無底已通寶壑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
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依翠屋樹隱
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
得一而貞

攝山棲霞寺碑銘

陳侍中尚書令江總持

陳李蕭書

宋賜金紫沙門懷則重書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衆欽博記始叙四衢之塔金朔
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饒累岫勢堂密亦烏足言
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似繖亦名繖
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焉南瞻
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此山西南
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
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
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跡巖穴宋泰始中嘗遊此山
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
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

獸亦何能爲乃刊木駕峰薤草開逕披拂藜梗結構茅茨
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立皆曰誠至所感有
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遊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
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
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
曾有淵石朗其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卽齊永明
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
檐峻絕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
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巘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稀
目見昔寶海梵志睡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途影窟故知神

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竒刻削宏壯蓮花瑩目石鏡沉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項日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鬼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絕如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

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叟方牧貴臣深曉
正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囑阿廣抽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
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契真如心弘檀蜜見此山製置
疎濶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績
以丹青鏤之銑盪五分照發千輪啟煥排天堂廡玉露分
色接岫軒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侶步織草而揚梵三慧之
僧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玄非
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壑
陟臯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直心
之砥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

上人將就遷神深相付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
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遼水問道京
華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闡
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遊皇
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二空以法師累降
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
釋慧今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
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賸其此之謂南蘭
陵蕭彌幽棲抗志獨法絕群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
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豫託西門之冢更似梁鴻偶要離

之瘞又按神錄云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
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卽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
月五日神又見形着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
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
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
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
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衆無
所詆訶曩曰靜憇鍾巖余便觀止食仁飲德十有餘年頃
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
曷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

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爲頌曰漫漫心火冥
冥世流論生若寄喻然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盡纏癡
愛豈離瘡疣敬仰難足恭聞鷲頭斯風可美其路何由我
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跡果植因修兼金畫繪泐石彫
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
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
筏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駕驅軛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
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鈎賢乎樂餌過客宜
留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斷缺文字
畱訛隱寺主僧契先購石依本寫之 康定元年三月十

七日

鐫立

立舍利塔詔

隋文帝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諸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一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先往蔣州棲霞寺洎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其注未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依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皆僧爲朕皇后

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
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
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
少不克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普爲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
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
意焉王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
暕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郎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

好心故畱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僊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果復興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蓮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

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
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
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
是親以七寶箱奉二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
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
衆生乃取金餅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餅置舍利於其
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
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
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
遠迎總管刺史諸官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齋肅共以

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
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贊唄梵音和雅依阿舍經
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聵老病莫
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
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與天下同
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切涕
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着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
菩薩戒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
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
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

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
一切法亦顯生靈三途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
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
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
以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它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
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
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
深心慙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
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
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

截髮以施者不可勝數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
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
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
衆圍繞填闔沙門高捧寶餅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
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
悉皆如之其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
無窮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
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伯六十七人幡蓋香華讚唄音
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
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速於京邑茫茫萬宇

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髻以語左右曰莫驚動它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髻者果不復見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蔣州於棲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幡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餘州若此顯應加以放光靈瑞類蓋多矣

蔣州棲霞寺請疏

隋釋保恭

竊以瞻慕名德灰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再隔伏食至法

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詢峰高而不極至於止觀方等
之儀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
少遊講席窺翫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
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
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勝因
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宋代
明徵君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慙
湧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欽自昔
高行是用遊舄故恭等齋誠請延威德惟願歡騰曩哲爰
降披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田園基業具在別條謹

共開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城與鷲嶺而長存法
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 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

攝山棲霞寺新路記

南唐兵部員外郎徐鉉

棲霞寺山水勝絕景象瑰竒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
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紆宸翰於璿題煥乎天
光被此幽谷先是茲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遙方軌並驅
崇朝可至及中原 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童岐有亡
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訪道來游始有司是作新
路金椎既隱王馱言還桐山之駕不追回中之道亦廢於
戲聖人遺迹必將不泯微禹之歎夫何遠哉保大辛亥歲

時安歲豐政簡民暇粵有寺僧道嚴名高白足動思利人
百姓莊思惊家擅素封積而能散嗟亭疾之不復閔行旅
之多艱乃相與翦荆榛疏坎窞闢通衢之夷直棄邪徑之
迂迴建高亭於道周跨重橋於川上鑿甘井以救暵立名
表以指迷草樹風煙依然四望峰巒臺榭肅肅前瞻是由
江乘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喜直
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憚 爲刻石用紀成功俾後之好
事者以時開通隨壞完葺此碣有泐斯文未湮不亦美乎
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重修攝山樓霞寺碑銘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佛像入中國漢興白馬之名禪教顯西方晉建青龍之號
然界標無色始曰化城卽天名非想猶稱火宅苟非五明
四忍拯淪溺於長眠何以三障六塵放昏霾於大覺此精
進道場所由勑豎而微蜜秘藏於以闡揚者也棲霞寺者
齊居士明君承烈舍和隱璞乘道匿輝徵聘之禮賁於巖
穴玉帛之贄委於室衢卷跡囂氛之表抗志穹窿之上大
辟寢巢而虎害自遠同郭文之潛驅臨菑偕隱而龍步益
高期張緒之締合遂來冥契之法度禪師日講藏經之無
量壽佛祥光照室時呈旛蓋之形妙伎騰楹每作法鐘之
響設榻於伯氏則孺子猶存備刺於門徒則斬尚頻見信

是外臣同方圓之七友還如勝侶齊法紹之二聖妙莊嚴
路有藥王之尊山多藥因以攝名燕諸漏國有寶蓋之覆
山如蓋迺以繖狀猶聚日之映寶山等滿月之臨滄海故
朝野餐風以駢集緇素服道而響臻猗歟盛哉我 太祖
高皇帝之定天下始膺乾紀卽屬皇畿以克定之初崇因
果之重復租 賜額託銀榜以樹緣繕宇度僧假金輪而
啟物籍妙因於永劫趨勝果於茲地方斯時也庶乎人免
蓋纏家登仁壽矣未幾善勝崩淪以致禪宮銷歇寶地鞠
爲秦蕪金容毀於風雨遂使衛城之聽擠於罌圃之觀嘉
靖間鴻臚鄭公曉太常錢公邦彥京兆扈公永通翰林何

公良俊祠部何公良傳博覽五明允依三畏雅好同於玄
度篤尚並於彥深不嚴心以爲淨是爲歸其淨矣不超寂
以爲真是爲會其真矣倚雙樹樹雖無影睇千花花則常
敷迺得天界僧興善俾之住山委以興復輦輅藍縷啟覺
水之塞源慈悲經行照群迷於未曉於時則講僧真節禪
侶法會福懋諸賢或振錫以闡教或棲林以綜業深文與
義將法鼓而同宣慧日智煙隨梵音而共遠然草萊僅剪
堂廡未闢納諸天於丈室雖假神通蔽芥子以須彌母寧
趨趨蓋興善嘗有志於恢拓而當事者縻之僧錄覺義以
去代興善者是爲清栢禪師神解獨脫機鑿絕倫通四辨

之音開五乘之跡實懷宗極輓萬行之顏綱畢志冥樞維
二諦之絕紐更有明通出納加之如敬糾緣於時太宰陸
公光祖司寇王公世貞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爭
捐泉貝競施椳櫺破彼慳囊就斯妙植流銀而成寶殿何
翅翬鸞甃玉以構祗桓還同鵠峙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像
於銑釜晨光未闢鐘磬先聞霄漏既分梵唄未輟觸情於
境盡是梅檀林中納境於心俱爲蘆蔔席上叠浪之巖廻
碧障恍聽海潮之音中峰之澗瀉清濤更瞻地湧之塔此
繖如大法幢此霞如丹腹殿將寶網於恒河三利期興生
金花於火宅二梵爲福珠澤量墨不足以揚空偈瑤洲聚

筆詎能以悉斷言敢效鏤文勒諸貞石其辭曰 金陵初
地繁雲陽氏東俯京邑上延江渙天闕椎開波羅肇起如
陟琳宮如按樹埤惟齊徵君留心勝業六度是都超乎累
劫霞迴身棲藥土名攝度師深心證明殊切江河變幻殿
宇重新地曰首善寺曰能仁風搖碧輦日護紅輪金粟戾
止涉此玄津倬彼名區禪慧攸託傍據高岩臨睨萬壑江
陳豐碑文章丹雘膺膺亭臯幽幽林薄象設旣闕睟容始
安卷言靈宇冬煥夏寒激流枕石足稱大觀高僧說法同
於懶殘直接上根邁通玄鑰震旦輝煌宏規高舉入海禪
流增其式廓感則冥機寂則真覺曾聞國璽傳自始皇地

藏神物若存若亡琉璃佛頂時動精芒堂名定慧壁放明
光掩室無塵長生有藥三界遂荒大千牢落片石韓陵侯
後繩削因滿恒沙果登極樂 萬曆辛卯夏日

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

明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

夫思漁照乘必驚丹泉欲握連城當開藍谷未見種黍而
獲杭豈有無因而得福者哉是以檀施居六度之先慳恪
爲十纏之最况乎莊嚴佛土豈可少有惜心昔給獨布金
現宮闕于天上澄空寫像擁旌節于後身稽之往牒信而
有徵世儒昧于遠理曰豈其然可不哀乎攝山棲霞寺者
江表名區 帝州佳麗控長江于山麓鏡千佛于巖扃峰

類飛來相疑湧出逾錦城而特建掩銀界而孤標實禪誦
之勝場而登臨之佳處也締創自齊梁而來流傳蓋千有
餘載時維洪武載錫嘉名又 詔賜贍僧田山壹千叁百
餘畝視天界靈谷爲比翼焉顧成化之後日就湮沒洎嘉
靖之初幾爲墟矣幸而地以人靈事因時起赤髭白足之
侶披荆棘而安禪子墨客卿之徒雜草萊而結社又得前
住持興善主之顏基再開墮緒少復余前爲祠部曾結白
鹿之菴繼掌容臺復作勸緣之疏旣而銓衡南部再訪北
山則寶殿輝煌幾復鷲峰之盛金容赫奕如瞻瑞月之光
倏改舊觀頓驚新製旣而訊之迺今住山清柏淨苑芝蘭

叢林龍象律儀嚴淨梵行堅明說戒而山神敬受演法而
四衆咸歸自任茲山誓心弘造又得講師真節大闡方廣
之宗如敬明通共協中興之力以故財施雲集鏹貨泉流
競勸深於子來落成速於不日然揆厥終始則典客倪敏
之力居多而天王之殿五楹又其所獨成焉倪君者雲間
甲族秣陵善人貲擅素封心專白業裁基福地慕明徵君
之遺風輦貨波臣有龐居士之雅度而於茲寺特重夙緣
構造旣勤藻飾亦至旛幢紛其縹緲廊廡閔其靚深天王
之宮殿卓爾排雲無量之金容宛如聚日洪鐘振響聲徹
幽冥丹雘成文光騰霄漢上下勞心逾十一載先後約費

幾二千金噫倪君之心亦誠矣功不朽矣昔佛談因果如影隨形况彌陀爲此方之導師四王司部洲之考校爲善之報豈其爽乎然則成佛非遙無慮生天恐後矣雖然人生有涯世財非實茲山之成者什九虧者什一欲就爲山之功豈辭覆簣之力君其益勵乃心成斯善果務使盡善而盡美庶幾有始而有終嗟夫卽祥基而締祥業爲不朽就福宇而延福功豈唐捐以曠劫之良因開含生之至慶豈非佛日賴之重輝而 皇圖所由永固者哉君其勗之余雖老矣及見其成猶能爲君頌之 萬曆壬辰九月

棲霞般若堂記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
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歛沙門慧光故受聖
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歛王慧光旣而閱藏金陵築舍棲
霞寺歛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處士嘗登錢塘浮屠
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
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於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
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
處士爲慧光畫策復般若堂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
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
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

甲子慧光周游長者間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
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發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
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絀釋氏豈不相謀往
慧光居歛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
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
故也天地向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
其中天也明照四表察見九淵旣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
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沒明暗通塞則
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於岸則般若
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若其在斯

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
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釋氏入中國學道
者率仇視之彼以薰猶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
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賓荒服至而後中國始尊假令
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
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
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
常勝緇釋氏者非也解釋氏者亦非也佛日固自若耳道
昆謂善因竝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
存不具載

攝山多寶塔銘有序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

周天球書

太上慈寧宮母一人而君萬國於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
顧猶蒿目羣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本孟廷
安周行寓內名山儻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真節故
自楚入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
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見寶塔品空中現多寶塔一如經
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覩中使銜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
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襲宣慈旨賜之既
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蟄而經始迄龍見而
告成觀者若而人悉如疇昔所見畢使還報太上之喜

可知於時草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 帝德廣
淵并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聖善平康西
極化人回面內嚮咸集梯杭爰 命皇華出自中禁奕奕
貂璫悉屏候人無庸厨傳載橐餼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
樞問堂皇 皇祖故都攝山東峙肇迹齊梁有美苾芻披
細杖錫至自襄陽敬爾威儀受茲戒律凜若秋霜爰十一
區居然香積聚食有常虔事高譚金篋刮目槌墮無盲願
力兼持聖凡一指展也擅場真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
張亦既崇高亦既方廣亦既章相有衆皈依中使蒞止
慈命溥將載 錫笥衣黃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 賜金

鳩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駢剛橐鼓
既興埴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具用威
觚稜厲天有羽斯集是曰雁王清風穆如來自閭闔振鐸
琳琅有衆堵觀巍巍 太上萬善津梁祚胤靈長百千萬
億民物阜昌旬服舊臣會逢其適播告無央 萬曆丁亥
日長至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秣陵焦竑

南尚寶卿于若瀛集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居士吳彬字文仲者少產蒲田長遊建業真文下燭懸少
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既調詞翰兼綜繪素

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
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釋僧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觀仁
祠大修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
百軀盡千萬狀蓋起一念於熏修之上若拊四海於俛仰
之間可謂福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
多神變鮮生歿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秉般若
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
谷含靈洪鍾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
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
一壑而橫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執苑之斧斤

建心玉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群
形之雲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
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
有求者植因以覲福懼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於心胸
開盲聾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
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
忘方歸真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
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
色空自在之心大通乎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給

諫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
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
仰謂余常叅支許之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
山乃說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
導群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
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憑丹青悠悠法界畢
意經營傍薰獲寤自性當成 萬曆壬寅春閏二月丁卯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雲間董其昌

書併

佛象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聲聞辟支阿羅漢者皆
運心娑婆之外游意空劫之初清虛固以日來塵勞於焉

暫息矣及其神照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
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
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薰鍊
之因豈異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
而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寶刹現於豪端大千擲於
掌上庶幾似之蒲口吳彬居士者婆婆稅園泛濫珠林翰
墨餘閒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鏤森然海
會作而歎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
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藏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
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黜其恠有公麟之緻而

削其煩可以傳矣雖然余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
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運水卽
是神通資生順產不違實相而盡羅漢者或躡空御風如
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
降龍馴虎如金剛神是爲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羅漢相
若見諸相非相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盡羅漢二昧與
爲語居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眼以
自己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盡矣居士曰善哉 萬曆癸卯
秋

繪施五百羅漢夢端記 明翰林院編修顧起元

日講官董其昌集
宋傅士米 芾書

文仲吳君八閩之高士也夙世詞客前身畫師飛文則萬
象縮於毫端布景而千峰峙於穎上迺復經營八部槃礴
五天尼連河畔模八十一相好之容洛迦山中寫二十五
圓通之相顧長康之鳴剎觀者填門吳道玄之揮毫規於
連肘以圖繪而作佛事者不知凡幾矣丙申春有比丘無
借者爰自西川來叅丈室以五百大阿羅漢應真像丐文
仲圖之將施名山永爲法寶於時文仲默然未許僧遂畱
偈而去挾旬文仲假寐忽夢彼僧率衆禮佛文仲隨共瞻
仰已而大聲震地異羽瀾空亟與僧登臺而睇焉俱眎金

剛頻那夜迦之屬咸示殊形并陳詭狀文仲倉皇思避則有厲聲囑之曰必盡貌若等斯可歸矣文仲乃索筆而摹之俄有一卒持刀牒而至似欲雜文仲髮者文仲驚寤於是發心寫五百應真諸像因悉圖夢中所見以爲羽衛既成乃奉箴之攝山之棲霞焉祝給諫無功焦太史弱侯二先生既讚歎以助其成偈誦以宣其義矣文仲尤以法自心生緣從夢起疇昔之夢詎可無徵屬不佞記之客有聞而疑其幻者余應之曰不也夫夢有六義亦有四緣總其要歸想因具矣想逐根塵轂紛馳而靡息因由串習機潛構而不停變化所宗真心一耳今人不悟意識之實體徒

殉夢覺之虛名守形開以爲真詆魂交而爲妄不知夢若
果妄也則夢中之天地日月歷歷皆在何以判其非真覺
若果真也則現前之昇沉榮辱在在成空何以定其非妄
覺因夢有夢以覺名故夢之所徵覺中之影也覺之所憶
夢中之境也當栩栩自適之時夢固不知其爲夢在茫茫
無據之內覺亦何知其爲覺乎水入海以皆鹹境歸心而
自等庸詎知文仲之夢果爲幻境文仲之畫遂爲實相耶
實旣非實幻亦非幻然則希上之色相雖工終恐寂若之
形難覩蒲上之機緣偶接可謂優曇之華時現矣蓋文仲
夙植勝因深存淨想故能冥通靈界默耦聖宗旣協前期

終成善果不然漆園之蝶已化蕉隍之鹿轉非占夢者徒
取笑於莊生說夢者益增嗤於鄭相矣文仲烏乎圖之不
佞又烏乎頌之既以是語客因退而爲之記

修棲霞寺法堂短引

明南吏科給事豫章祝世祿

我觀金陵名勝在諸寺寺凡四百八十其最勝在棲霞原
夫棲霞下瞰江流青山不斷地遠朝市紅塵不飛香火紛
沓如報恩而岑寂過之金碧莊嚴如牛首而窈窕過之巖
花作供野鳥說偈水月傳燈山君護法以故人代荐更羅
刹如故徵君已去我輩還來人以境聖道以人弘蓋諸名
藍不得與爭雄長焉爰有古堂名曰定慧幾年傾圮一木

難支愆和上者念葍果之或噓懼後來之無托欲向孤峰
宿難燒不夜之燈有自十方來莫爲結夏之宅慨發慈願
悲涕丐予亦知本來不壞者非以明宗胡爲有事於修修
者所以存教特弁數語徧告十方有財輸財有力輸力無
財無力讚嘆輸心庾之粟囊之錢山之材陶之瓦隨喜布
施不論竒巖在布施者捐一於百捐十於千物祗損乎毛
髮在受布施者合百爲千合千爲萬功且等於丘山敢云
度其慳貪所望發其忉怛於焉鳩工廢者以興於焉宅衆
散者以聚亦使宰官長者酒客詩狂方術襍流勞人病子
於焉經行於焉憩息於焉從頭照業中之業於焉回心叅

身外之身於焉涸慾海而囿愁城於焉決疑網而抱信母
雖人天有漏之因寶茲山無量功德

攝山圓通精舍記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

周天
珠書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帝都

建業屢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歲久浸廢

部檄僧興善清相遁主之比丘真節產襄陽爲余故郡子

第初禮師明休祝髮旣禮師法秀受經京師負杖而南則

攝山王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餘眾覆講三十餘曹真節

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繳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於

時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

陸司空豫章則羅叅知並善真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
爲方外遊衡州廖度支瞠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瑯琊大
士像歸真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
像爲之與王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蓋尸大士云左爲閣
三達貯五十三經供毘盧相公署曰華嚴寶閣右爲堂兩
楹供西方三聖度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蓮堂左而西鄉
爲齋堂其南爲筦庫右而東鄉爲禪堂其南爲客寮又南
則左庖右滷繚以周垣灌木修竹環之後茶而前正攝提
之歲秋乃告成真節勒石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眾舍成
矣第與十方有道者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擯黜居此者

同堂共飯人我無生亦福堂也既則以余故嘗語佛遺弟子如敬索碑記之顧余曾未遊於其藩何知奧阼始吾求之教矣則歎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肆葛藟而其蔓幕久之則探本始繁隆施黜有無攬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卽傷於佛何加其一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概諸中庸則彼詘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蓋以聞思修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二應顯化則千百億身因類而施各歸具足其首圓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象所傳時而諄諄時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

其言已陳藉令聞而不思思而不修是余鄉所謂糟粕耳
於時 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
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跲而至不橐而興至足矣
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其圓
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
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修斯有行空五蘊而韃其二諄
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
思也修則求證證而未始有修也斯言也亦旣折衷於吾
儒其曰多聞曰慎思曰敬修皆下學也其曰不聞而式曰
不思而得曰罔覺而修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

徵之圓神而信又何憚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求也得而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留八月而文始成奉足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叅知之所命名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既立衆知嚮方明公一言其利尤博嗟乎余負二三君子矣太上無象有象次之有名又次之道隱於有言下也乃若太衆之所皈依本諸身教身法身也法身無象非無象無名非無名無言非無言無教非無教夫是之謂無上道夫是之謂最上乘汝師勉矣 萬曆庚辰閏月八日

圓通精舍靈應聖殿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者其名曰觀世音又曰觀自在其眷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蓄大勢至其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則皆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則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闍浮提者爲至切或曰緣也或曰不然最下五濁惡世固大士之所最悲閔而迫欲援拯之者也西方之教自我薄伽梵爲人天說之今自學語兒以至篤老殘癯無不知誦阿彌而大士之像並尊則爲寺單供則爲菴于名山大川處處靡所不有而金陵爲六朝建都地自冠達帝之所隆崇而我高皇之所躬廓崇塔精藍甲於寓內而攝山之棲霞

獨稱冠蓋割地於明僧紹立碑於江總持所稱金池無底
玉樹生風者宛然故也法堂之西北嶺大有隙地而無能
承其勝者襄陽比丘真節自京師卓錫茲山以福德爲一
衆所皈依几聚徒三千餘指講經三十餘度皆力任其供
檀施鬱積不以資三衣一鉢慨然發希有想曰我圓通大
士其無意此地乎哉會故殿少宗伯邁自瑯琊致吳道子
所圖真儀而今陸太宰光祖鑄赤金像俱以命節師乃悉
出所貯檀施庀材爲精舍以供之有殿有堂有閣有門有
廡有齋廚寗庫之屬又嘗開講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則寶
塔光相儼然見空中於是復憑一衆力建多寶塔而 慈

聖皇太后詔中貴人張本等周行名山至此得未曾有出
尚方金縷袈裟以壯其事塔不虞資矣其塔與精舍成皆
乞左司馬汪公道昆爲之記銘而復構三楹於後以擬汪
公之結夏汪公者故嘗建襄陽節者也亡何大士所寓之
殿不戒於火而像與真儀俱獨無恙節公乃嘆曰茲非大
士之靈祐也耶方謀復之而巨商某某俱感異夢載其材
璧與資來與節公之所規畫合不彌歲而殿成緇素之徒
來過者唯舉手加額訝其宏麗逾於昔而已而不能究所
自節公乃乞言於居士欲以志其靈感以鎮山門居士則
謂如如之體如紫金山毫髮不動常寂而應常應而寂此

不惟大士爲然導攝兩聖俱如之靈耶不靈耶爲不靈而無不靈耶吾不得而測也節公亦不能測也若圓通之旨左司馬已詳之居士可無贅已 萬曆庚寅正月

圓通精舍募田碑記

明兵部主事袁黃

江之滸有六朝古刹曰棲霞寺雲谷老人嘗棲止其中余曩就訪之獲接素菴法師聆其緒論豁如也後遊金陵必訪師師道業愈隆法席愈廣秋溟殷先生素慎許可獨重師命余依止以求解脫余壯年濶步實勃勃有遺世之想一墮塵網倏焉廿載癸巳歲得師手書索作長生田記余心諾之未暇也今秋其徒如敬不遠千里謁余趙田草堂

求曩所諾文則素師逝矣素師蒞棲霞講席三十餘年四方道侶雲集供億日繁值歲稔募化艱擬結萬人緣置常稔之田千畝歲以餘租供往來僧衆擇才優行潔者司其出納不許徒屬私棄爲永久計太宰五臺陸公大宗伯忠銘王公大司空淡菴朱公葦共從臾之僅置田三百餘畝大願未終師化去如敬從師最久欲踵前績募足萬人完師所托余壯其志先草碑詞付之勒石以表往日檀越之信心仍令携䟽取次結緣務足前額庶不虛節師之願乎吾聞丙戌歲大禳齋厨絕粒師晏坐超然七日不食衆僧無一人退席者蕪湖郝氏感夢大士告以棲霞僧饑遂齋

百斛米餉及升殿禮像則儼然夢中所見也王太史育堂有文具紀其事夫常住絕糧師與僧衆甘心待盡不以干人而檀越乃感夢輸糧於數百里之外今置田取租師雖長往僧可久居而吾輩乃不能作現前悠遠之福斯亦悞矣且所捐者人止一錢所濟者其利甚溥成規未定造福無窮有志者試思之 萬曆丙申秋日

攝山棲霞寺清歡堂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攝山秀聳都城北四十里外峰巒入雲青迴翠合而捧一棲霞寺如蓮花幄中自齊梁迄唐宋而下至今千餘載人主之鑿輅學士大夫之干旄隱人騷客之芒躋葭弗攀層

岡度複澗而弭節焉夫游必盛騎從携朋儔載芳旨甚或烹肥擊鮮酣蕩流酒乃於僧之寮方丈之室遺馥流堦餘脂積濺不無妨嚴淨而溷毘尼會新構禪堂成有剩室數椽因改爲憇客之所前闢兩扉繚以周垣由門入中庭楹凡五甃其二爲燕室堂後又爲楹者五制如前庭方幅旁列庖溷及兩廂以頰人吏車馬之屬寬然高敞可駐使轄治賓宴旣落成僧請顏其堂偶拈淵明少延清歡之句遂以清歡名焉是堂也面崇丘翼正殿傍棲禪之淨土倚疊浪之危崖澗響窅間泉流屋後固出戶而心怡亦登崖而興逸矣至如雙碑想徵君之捨宅千佛緬齊王之綴金塔

標隋文之所琢泉名陸羽之未嘗天開陡險之巖鹿逐清
澗之壑又如陟半嶺而孤室如巢登絕巖而大江若帶千
帆落照萬壑踈鐘此皆攝山之極觀棲霞之勝覽而靡不
登斯堂以共賞舉一杯以相酌則茲山之所有無不森列
于前後左右以供清歡而清歡之所取亦多矣夫人世之
歡率以窮嗜欲決性命惟此山水本來寂寞不礙探尋清
音洗耳則絲竹可捐泉石娛心則簪弁足棄自古韻士高
人賞其幽致卽一丘一壑亦留連不能已已而况秀競千
巖雲興霞蔚如茲山之勝其爲歡可勝道哉顧自齊梁以
來遊者無虛日至尋其微觴絳屐之地閒房別館之蹟皆

滅沒亂烟衰草中杳不能得則遊目騁懷真如疾風飄焰之一過其又孰爲延吾歡者唐子西之詩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夫誠知山靜之爲小年也則陰映巖流一觴一詠視夫王孫列侯之第宅開綺筵而陳絲竹者其趣味爲孰長哉蓋惟清斯歡可延而登斯堂者毋虛此永日可矣

紀形勝初立建置

舊志

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迴僅四十里多產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曰繖山左右環拱遠近相望其間屹然卓立迄遷而南者謂之中峰少南爲千佛巖又南

爲紗帽峰下臨峻絕松檜交蔭誠奇觀也右則層崖起伏
狀如波瀾者曰疊浪巘下則平阪數畝兩山相夾舊傳爲
棲霞觀故址左則泉流縈帶隱約傍達者曰中峰澗間出
一泓流自石隙其色正白者曰白乳泉上有石擎其直如
截者曰天開巘又上峭壁巖岑中可穴居者曰虎洞下爲
紫盆峰南爲列岫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渴居民逐白
鹿至此得泉又東有峰突岼及徑巉巘僅通杖屐劉長卿
有東峰尋明徵君詩卽此又東始陟絕頂四顧諸山峰巒
聳翠巘壑窈窕亦東南重鎮也嶺有五色土后鮮畜草木
有澗道不甚盈溢每霖雨卽爲洪流奔入於江而長江西

來三面環遶瑩如縞練帆檣縹緲往來絡繹丘隴藪澤歷歷可指也

紀形勝

棲霞寺居山之陽爲南齊明僧紹舍宅

所建太始中僧紹嘗隱居於此刊木結茆二十餘年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於是西巘石壁中夜放光現無量壽佛及殿宇焜煌之狀將鑿巘爲像不果子仲璋爲臨沂令乃同禪師經始於巘下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琢觀音勢至像各高三丈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田奐及宋江夏王霍姬等依巘高下深廣就石爲像共成千尊梁臨川王復加瑩飭金壁煥然隋文帝時詔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

分造石塔蔣州棲霞寺其一也塔以白石爲之高數丈凡五級錐琢天然種種竒絕前設導引二佛各高丈許亦以白石爲之像貌衣縷謂有顧愷之筆法唐高祖改爲功德寺增置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延袤宮室壯麗與山東靈巖荊州玉泉天台國清並稱四大叢林高宗御製明隱君碑改爲隱君棲霞寺御書寺額於碑陰武宗會昌中尋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徐鉉書額又曰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五年改爲棲霞禪寺元佑八年改爲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又虎穴寺洪武二十五年欽奉 聖諭仍爲棲霞寺

紀勝立

寺由棲霞街東行

數百步經白蓮池始達山門左右繪以石垣南跨通津梁以達飛來石佛殿中爲天王殿三楹旁列僧舍五區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繁陰覆地前代時物也後爲佛殿三楹兩翼爲鍾樓爲碑亭爲伽藍殿爲庫又後爲法堂三楹中貯藏經六百四十函左爲禪堂法堂庫司庖湏共若干楹後設累級以達方丈卽鹿野堂者凡五楹兩翼各五楹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屋三楹具園室山人掘地築基得古佛因以名菴右爲蓮社堂若干楹更陟一阪爲定慧菴三楹卽古宴坐臺遺址後爲幽居菴遺址又後爲報慈菴循嶽而西前爲曲流曰八功德水引品外泉爲之

下注禪堂以供庖漏上爲千佛龕龕具小石刻淳熙中捨
鍾石佛殿則當時有殿以覆像可知南爲明月臺又南爲
翠微菴遺址卽古般若堂者傍爲默坐軒乃就岩爲之岩
有達磨石像甚古少進可達小鹿門少東爲白鹿泉菴中
鑿觀水池以竊觀瀾之義東爲白雲菴疑卽白雲泉故地
也又東則爲山巔碧霞元君廟云乃若跨湖干而引九鄉
之水者曰棲霞橋刻宋淳熙年造跨長澗而四達者曰筏
濟橋曰彼岸砭曰小虎溪橋曰問梅橋曰小石砭又曰石
房在外龍山側爲當時隱者所居又曰迎賢石曰醒石曰
碧鮮亭具載前賢銘刻今皆磨滅無從考矣

紀建置
多更改不盡合

遊攝山棲霞寺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余將以三月朔赴畱筦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
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俛及龍
潭驛大雨肩輿出沒於危峰峭壁之陟與江相膠帶而行
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顧益奇秀色在眉睫
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履之淋漓也抵驛與兒子騏及
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
雨則濘可無往也余興發不可遏質明起遂取所問道時
曉色熹微與霽色接溪流暴漲不絕聲然所過諸嶺多童
至中凹處忽得蒼松古栢之屬是爲攝山趣馳道數百武

得寺曰棲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者隱君故棲此山已捨宅爲寺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棲霞二大字雄麗飛動疑卽唐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江總持一碑卧於地拂而讀之復前爲門四天王所托宇焉攝級復上傑殿新構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頗偏側僧曰未已也是將廣之移四天王宇於山門而加偉殿後攝級復上爲方丈供起麩餅茵陳菌而甘噉之至飽飯已與元春兒騏由殿後啟左竇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陽爲石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

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侈言光恠靈異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蓋其時建業以蔣子文故降從蔣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感沸而起僧雛咸資汲焉曰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也循千佛巖沿澗而進迤邐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蔥蘢菴靄有光澤澗水受雨爭道下迸勢如散珠聲若曼玉已繇中峰澗至白乳泉探蠶酌之盡一器乃踉蹌過嶺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中僅通一線徑雖不甚高而孤險齧足可畏將自此問絕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疊浪嶺直下亂石錯之若海波萬沸洶湧灑蒸熟視之審其名之稱也可二里許一

蘭若承之曰觀音菴方有事於土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精與之小酬酢而別還復飯方丈兒子興未已復呼元春登絕頂返則日下春矣欲驕余以所不及見余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已自北固龍潭飽之矣二子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岩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已靈岩於三十年前一游之忽忽若夢境耳今者垂暮而復與觀棲霞之勝獨老且衰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黽勉一出遠愧僧紹然猶能自爲計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禮部尚書丹陽姜寶

棲霞寺在攝山之陽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以多產藥草可以攝生也故名攝山山形如蓋故又名繖山云萬曆乙酉春予與袁裕春宗伯顧觀海司馬相約爲茲山之遊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經石蓮池達山門入飛來石佛殿又經天王殿殿前有銀杏二株高數尋徑丈許蓋前代舊物其傍有碑亭其後爲佛殿爲鐘樓爲伽藍殿又後爲法堂中貯藏經若干函其左爲禪堂累級以達方丈時黃雲峰鴻臚携榼爲主

人邀吳三峰春元與俱入山時日已晡主賓酬勸不覺遂
張燈乃各就寢於方丈次早觀山山屹然中立迤邐而南
者爲中峰其左流泉滌滌者爲中峰澗澗出一泓流自石
隙中色正白者爲白乳泉泉流分入池內由石蓮孔中潰
起爲品外泉寺僧皆取汲於此其又南爲紗帽峰爲紫盆
峰爲千佛巖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於
此得泉故卽以白鹿名泉構菴其上亦卽名白鹿泉菴菴
前有池取孟氏觀水之義名觀水池其上爲天開巖及境
巖巖僅通杖屨卽劉長卿詩嘗尋訪明徵君所云泉源通
石徑風雲生斷壁處也徵君姓名僧紹劉宋太始中隱

居此廿年餘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因西巖石壁中
夜放光現佛像將鑿巖爲像以奉佛未果也徵君身後其
子臨沂令仲璋與度師經度巖下鑿龕琢石爲佛像高可
四丈許左右則觀音勢至像高三丈者分列於兩傍大同
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及諸王王姬等衆依巖高下
深廣就石爲像計千尊前所謂千佛巖卽此五級石塔乃
隋文帝詔送舍利子而造其道引二佛各高丈許亦白石
爲之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蔭一園室室中古銅佛
高二尺許蓋山人掘地築基而得故亦卽以古佛名菴其
南爲明月臺傍有默坐軒軒就巖半架空而爲巖壁有達

磨像甚古東爲白雲菴菴之上有試茶亭太虛亭又在試
茶亭之上其又東則山之顛碧霞元君廟在焉不知何故
有此今增佛與玄帝三茅真君三塑像各爲門分奉祀試
茶亭而上以在山高處又方有公事不及登而返殊歎之
今年予乃與李棠軒宗伯相約遊焉各不許携酒有惟令
僧人具齋飯罷先遊所嘗遊經佛殿則且改而新煥然
矣又經紗帽峰棠軒乘輿登其上坐良久乃下旣下又一
一歷覽遍至古佛菴菴將頽移佛在傍近佛菴內坐在本
菴佛之左晚乃就榻於方丈次早先入般若堂從般若臺
觀四十二章經刻其右一亭亭所覆爲真珠泉稍上爲新

創建觀音菴菴後有多寶塔菴之左有施食臺蓋衆僧會
食處又前左爲東林菴菴有新鑄銅佛一尊菴之右層崖
起伏石磷砢狀如波瀾者爲疊浪巖其下有平阪數畝兩
山相夾處舊傳爲棲霞觀故址從此又扳挽而上天開巖
路陡無石磴幾墜屢屢兩人竭筋力扶携而上由夾道中
緣水而窮其勝登訖乃下入方丈午飯罷聞有遊客至遂
出門去且就輿具轉觀乃知茲山實分三支中千佛巖左
龍山右虎山虎洞可穴居卽在虎山中要其大勢本奇勝
尤所稱勝千古者則明徵君實能爲茲山增重也徵君屢
辭辟召視人世榮名不屑就而惟與佛氏子度法師爲物

外交至舍宅爲寺與之居兩人之名遂亦因茲山以不朽
彼世間營營名利者殊有愧茲山去兩人霄壤矣 萬曆
己丑春三月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攝山舊名繖山以其形圍如蓋也或以地宜藥物可資攝
生易今名焉山脉自鍾阜而來蜿蜒北走數支窿起左環
右抱與衍蔽虧而瑰竒絕特之態亦往往綴麗其間西北
一面大江浩浩望如游龍日夜天矯奔騰於其側陰生陽
曠下上適目宜爲遁世者之遽廡而棲霞寺正直其陽寺
本南齊明僧紹故宅僧紹肥遯於茲閱二紀而捨爲招提

陳侍中江總持碑文隱宿莽中可按也余謝事歸吳以微服詣白下於孟夏十九日曉從太平岡偕客枉七里而過蔣王廟又八里而出姚坊門不二十里抵山麓矣梗柯攢蔚結暗生陰已度石梁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疑是齊梁時物入殿後至鹿野堂憇焉僧出飯飯之飯畢出觀隋文帝所建白石浮屠雕琢人物卉木眉髮枝莖若有生氣前設導引二佛丈餘露立皆有虎頭筆法左折觀品外泉石蓮中擎鑿爲泉眼水引自下而滴自上泠泠有韻可聽泉旁則千佛嶺也明徵君之子仲璋感金光之異就壁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像各

高三丈大同以後增飾至于尊巨細相錯近若龍宮鳳閣
遠如蜂房燕壘披烟染霞彌增藻緡他山所未有矣蛟蛇
而上禮古佛菴嘉靖丙辰雲公得銅像於地高二尺許欸
製精良非唐宋以後工人所能也又折爲紗帽峰四旁睨
之厥狀宛然再上爲默坐軒不語道人所息洞也道人止
靜八年而去殷學憲邁異之軒所自立耳過此爲縹緲峰
石勢崢嶸嶄嶄逼人下爲中峰澗泉流縈帶溪徑窈窕綠
陰如幄希見曦景爲一山勝處有橋跨焉倚之則其勝可
盡僧欲建聽泉亭於上以不得檀越未備厥觀泉聲鳥鳥
若有望者其旁爲白鹿泉出紫盆峰下壁以紫泉以綠相

映爭暉棲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
白鹿至此得泉故也又轉至白雲菴爲試茶亭陸羽之所
嘗矣下有白乳泉其迹已沒水若沮洳然無可質究閱畢
復由紗帽峰至觀音菴則節公所築精舍門外有試食臺
龍虎二峰相峙如拱如衛下窺松路一線縈紆歷歷若有
人行亦勝處也節公以軟輿送予至天開巖兩崖削立其
直如截濶可三尺爲磴數十級而上磴盡爲臺所名唐公
巖也可置數席下有大石如列豆所謂迎賢石醒石皆離
離左右巖之側老僧無淨禪定於此十七年矣衲子寂時
導予往視因導予至凌虛室約五里而陟絕頂下望江水

烟帆雲舶忽在襟袖馬鞍鳳臺金焦諸山擁翼連綿若龍
之蟠若蛇之走若牛馬之吸夕陽射之閃閃作紫金光相
映令人兩腋習習幾欲風舉迤邐而下觀真珠泉有亭翼
然峰巒相合蒼蔚無間抵鹿野堂而日在虞淵矣小酌旣
罷夜靜山空間無影響遂與允修連榻清論齒舌相擊纒
纒不休則中峰又將吐月卽起披衣徘徊庭中久之鐘聲
梵唄遠近相送東方白矣栢公謂子曰茲山之勝公已十
探其九所未酬者中峰耳吾導公究之携余手而東可數
百武卽落我杖底峰皆石骨磷磷齒錯賈勇以登且翹且
蹇兩足幾繭遂上最高處極目四望連峰接崖或起或伏

如疊浪然不知身乃浪中人也下而觀若石臺徘徊蒼崖
古樹間意不欲去從者告以脯資竭請予就駕歸至太平
剛寓遂爲記以貽允脩 時萬曆丁亥四月二十日

再遊攝山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余往以萬曆下亥孟夏遊攝山蓋十九年矣乙巳來金陵
寓表弟施別駕舍暮春六日雨後道少人甚鮮淨乃籃輿
出太平門從堤上度日小遷始抵山麓松柏攢鬱結暗生
陰顧時有缺處老僧云舊有宋元時木數百株奇古異狀
嘉靖初尚及見後爲豪者伐盡賴里人孫富爭之僅存其
一孫復捐貲更樹以遺僧今蔽芾林林者孫澤耳蒙未幾

身殞家破古語伐巨木者遭重殃信哉馳道盡而有廣場
中爲月牙池然得更廣之奢受月光俾游儵縱樂當更快
耳右方穹碑樹焉所書唐高宗傳明隱君僧紹大都津津
謂其辭官捨宅足多耳碑陰棲霞二大字飛動生色亦唐
人筆也山門鼎新列四天王再進爲傑閣亦新構環殿有
廊釋迦三身及十六應真位咸莊嚴壯麗其背則大士三
身端靚燦目庭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五圍繁陰覆地前
代物也後殿供大士坐千葉蓮葉各有佛製亦工巧殿後
躡級復上啟左竇而出則千佛巖其陽爲石塔凡五級雕
琢金剛力士像工緻有生氣傳是隋文皇建文皇遇異尼

得舍利數百顆分八十三州各樹塔蔣州其一也前設導引二佛往露立今亭焉像貌衣縷有虎頭筆法塔左一泉泓然水從石蓮中感沸而起名品外泉謂鴻漸未品耳此地卽千佛巖明隱君感佛光其子仲璋琢石爲無量壽佛像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稍亞工等導引二佛往卽石爲龕今更以石砌爲殿覺益壯觀其傍千像則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瑒或曰佛一而已何千之有然不有千百億化身乎巖左有梁恨不䟽其澗亭其梁使素蜺縱橫俾游客坐聽水樂亦缺事也入小菴酌白鹿泉已陟千佛巖而進有紗帽峰自此漸入岐路糾紛樹色相引繁陰如幄蓋茲

山之妙以奧以古不以奇以峭也行可二里許一蘭若曰
觀音菴往素上人演三車其中上人既沒其徒猶能自飭
頗於靜中得關又里許陟天開巖逕路一線其上可眺大
江將自此問絕頂禮元君而足力不任矣歸至綠雲菴小
閣深竹差足娛憇牡丹數本猶能護殘紅媚我獨沙彌朴
不能以宗指相引晚飯畢遂就床寢寢頗甘五更聞鐘聲
披衣起坐黎明遊翠微菴訪蒼麓上人上人有戒行往主
其舍別幾二十年遂蒼老不能相識覓庭中舊植非故所
謂樹猶若此人何以堪爲之浩歎菴中建閣四山圍繞萬
松謾謾而閣後立巨石嶙峋峭竦若張屏建標石下隙地

亦堪蒔植上人特駕石梁與閣相接可謂善能布勝祝給
諫題曰磊砢閣坐有頃至天開巖其側一菴隱深篁中委
蛇而入其上三舍有客讀書不得憇從其傍有曰醒石房
三楹倚石立屋楊少宰時喬又以禹王古碑立其側房自
此有名地因人重信夫憇少頃策騎反因入蔣王廟復登
鷄鳴寺毘廬閣而歸僧紹以一布衣耽情墳索愛玩泉石
八辭召命天子至形夢寐欲就寺一見而不可得彼豈務
爲名高獨有所耦則衆有所疇天下會心寧過文章山水
乎今夫竹馬泥像兒童寶馬長則棄之世人所競車馬之
聚金玉之積以是勞勞竟其身然境不軼於塵濁光僅燦

乎尺寸以達人視之其與竹馬泥像何異惟文章山水清
舉曠覽兩儀一指萬象雙眸其樂何恣明徵君辭官捨宅
視如脫屣有以哉若能自道自上由言忘言由境除境便
可超二乘登十地卽不鑿龕不飾佛亦可雨窓無事漫爲
之記

法度禪師傳略

高僧傳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
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蹟人外隱于瑯
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爲棲霞
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

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有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通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樓托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故捨以奉給并願授五戒永結來緣度曰神人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願先去殺於是辭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止菜脯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于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下山

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
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嘗願生安養故徧講無量壽經積
有徧數齊永元二年卒于山中

智者禪師傅略

集諸傳

師諱智顓字德安潁川人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
人至陳都行至攝山有一老僧名法濟卽何凱之從叔也
自矜禪學倚臥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
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說定壞無
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靈曜定向則公說之公說
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真知善法相亦乃

懸見它心濟以告顛顛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

出大

歲前字函

顛後旋往天台於寺北華頂峰獨靜頭陀大風

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呌駭畏難陳
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
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
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
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
兩戶民用供薪水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
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顛謂門
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

應寒熱顛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
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
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荅乃逶
王一而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閣梨德俾安
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
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
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
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
騫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
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閣梨恒

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
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人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
岸法政旣闡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
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禪師德邁風霜禪鏡
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謁願陛下
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顛以重法之
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顛以道
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
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
如國師瓘鬪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

奉法承道因卽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
然頻降勅于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暉僧都
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啓法門脰執爐
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
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
爭競不足及顓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
夜恬耀舉事驗心顓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
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
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
落第者並合休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

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
卽停搜簡未爲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
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顛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
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
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
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
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
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
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
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

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往憇匡山未刻迹雲峰終焉其
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
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
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
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
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聞庠序口
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樽節無一可取雖欲自
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
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去若輕則來嫌
謂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

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旣一佛法再興謬課庸
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
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
精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
之後快無憂患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
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旋歸台岳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
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
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
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

向西方補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
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
進藥者荅曰藥能遣病智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
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
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餘荅曰非但步影
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卽真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
世相如是不足多歎便令唱法華經題韻讚引曰法門父
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
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
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

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荅曰汝等賴種善根問他
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
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
波羅提本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
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
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
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住居臨海民
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顛
側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佛緣所得金帛乃成
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

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

出高僧傳

師造

寺三十六所嘗曰余所造寺棲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

四絕也

出佛祖統紀

法響禪師傳略

佛祖統紀

法響揚州人從智者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立法華堂行三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衆設大齋以爲禳禱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頸爲其說法自此之後遠遁無跡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臥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化耕牛回至中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卽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頸上健步如飛來追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爲奴以求謝過今庄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

釋慧侶傳略

高僧傳

釋慧偁曲阿人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棲霞時嘗往揚都謁
偁法師異禮接之將還山偁請現神力偁卽從窓中出臂
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偁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
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偁終日告衆僧
曰吾今死去便還房內衆追之但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
撼之鏘然不散

釋保恭傳略

高僧傳

釋保恭青州人晉永嘉南遷止建業陳至德初攝山慧布
請立清徒遂任綱位故得棲霞一寺道風不墜仁壽末帝
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清肅有聞至隋齊王暕奉禮爲

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唐運初避官藍田悟
真寺將終焉武德二年勅召還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
嚴寺舉十德統攝京輦諸僧高祖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
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
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大業中梟感起逆恭正堂中
登座豎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
自省無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由茲陳隋唐三國天子隆
焉墓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元崇傳略

高僧傳

釋元崇幼孤秀立志夷簡十五負笈洞天後歸心釋典大

暢佛乘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久虛佇之開元末年
從瓦官寺躋禪師諮受心要因以物望請移所配棲霞寺
至德初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王右丞
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
起居蕭舍人昕並茲一會抗論彌日王蕭嘆曰佛法有人
不宜輕議也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東適吳越天台四明
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大曆
五年刺史南陽樊公屬縣行春順風稽首益加師禮時寺
乏監主崇總其事二十年樂檀雲構丹牖日新功成身退
安禪高頂前後學徒不可勝計大曆十二年示疾山院瘞

于攝山之陽

釋智聰傳略

高僧傳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陳平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旣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恒有四虎遶之經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度江棲霞住者可卽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

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聽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鑪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大德玘律師碑略

唐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朗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玘俗姓王氏晉瑯琊文獻公後至德三載勅隸於明寺後累蒞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初

乃歸棲霞州牧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栢
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
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
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旣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覃思朗
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
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貞元十三年十
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瓦官寺律堂軻乃叙述爲之文曰
有晉氏家地高瑯琊產棲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
子兮結決纏蓋惠亦中淨誰何對兮璞琢金鑿潭澄月映
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行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

以遨鏗蒲羅兮梵行既立薪傳火襲光岌岌兮

御製攝山棲霞寺明徵君碑

唐高宗

高正臣書

朕聞鍾山玉闕羽駕之所巡游岷嶽金臺蜺衣之所翔集
雖復真宗宵眇神理希微猶居三界之中未出九天之外
唯有乘如廣運妙覺圓明因無生以濟有生就無象而成
大象道隔去來之際筌繫靡得其端理忘動寂之機隨迎
罕窺其奧得其門者如髻寶之希逢臻其極者似曇花之
難遇南齊徵君明僧紹者平原人也仲雍誕其綿胤井伯
播其靈苗芳源肇于孟明因卽以明爲姓曾祖忱晉著作
郎祖玩晉建威將軍鳳經流譽雅韻隆于八儒豹略申威

香名高於七校父略宋平原太守中書侍郎朱明出撫揚
惠化而俯霑紫誥攸司整忠規而奉上徵君早植淨因宿
苞種智悟真空於綺歲體法性於青襟照與神通心將道
合遺榮軒冕少無塵雜之情託志林壑自叶幽貞之趣亭
亭秀氣掩璧月而架丹霄皎皎清衿漱瓊湍而凌碧瀨卽
相非相指萬象爲虛空無我無人等四流于寂滅加以學
窮儒肆該綜典墳論極玄津精通老易至若鹿野龍宮之
秘猿江鶴樹之文莫不遞貫清衷總持丹府班荆坐樾獨
神王於亭臯朗嘯長吟乃情超於宇宙蒲輪每至攀桂之
節逾高玉帛屢陳枕石之誠彌固遂乃緬懷飛遁抗迹嶠

山託岫䟽階憑林結棟紉蘭製艾方輕藻火之衣爽籟風
松自代管絃之響橫經者四集請益者十餘高鳳愧以韜
光張超謝其成市于時南風不競東土構屯人厭豺狼之
毒家充虵豕之餌盜仍有道望境歸仁共結盟誓之言不
犯徵君之界豈非至誠攸感木石開心者乎及玄曆告終
青光啓祚齊高祖希風佇德側席旁求屢下徵書確乎不
拔其後又移居鬱洲弇榆山棲雲精舍情親魚鳥志狎烟
霞蛻影樊籠蕭然獨往齊建元元年又下詔徵爲散騎侍
郎又不就旣而濟岱淪胥公私蕩覆稽天之浸將溷滔海
之居燎原之火欲燼葳山之璞乃鴻鸞鳳舉騰萬仞以高

翔擇木選君相九土而遙集凌江廻憇遂屆南京負杖泉
丘遊睨林壑歷觀勝境行次攝山神谷仙巖特符心賞於
是披榛薙草定跡深棲樹檜䟽池有終焉之志此山其狀
如繖故亦號曰繖山丹穴紅泉共星河而競寫珠林鏡嶽
與月桂而交輝鳥哢巖虛猿吟澗靜松門杳謫去來千里
之雲花援丰茸含吐十技之日實息心之勝地乃宴坐之
名區爰集法流於焉講肄音容秀徹宇量端凝攷論會奇
興言入妙若鴻鐘之虛受有擊必揚似明鏡之忘疲無來
不應于時玄儒兼闡道俗同歸俱號淨名以旌至德先是
山多猛噬人罕登臨昇巖有仙谷之危越澗等憑河之險

徵君心不忤物總萬類以敷仁故使物乃革心屏三毒而
歸惠興風斂暴遠承探鯁之恩游霧含辛自埒報珠之感
于時齊道方穆寤寐求賢永明元年又徵爲國子博士徵
君隱居求志義越于由尤不降凝心跡高於園綺鑿坏貞
遁漱石忘歸鶴版載臨豹姿逾遠俄有法師僧辯承風景
慕翼徒振錫翻然戾止法師業隆三藏道邁四依戒行堅
明律軌嚴淨欣然一遇叶契于齡子琴爲莫逆之交溫雪
豈容聲之友因卽隣巖構宇列起梵居聳嶠飛柯含風吐
霧棲霞之寺由此創名福地栽基肇發初心之誓法門落
構遽鍾後說之辰安居頃之辯師遷化六年頃拜雖開青

石之壇千日威光未建紫金之岳徵君積緣登妙至感入
微嘗夢法身冠于層巘後因乘眺屣步林亭乃有浮磬吟
空寫圓音於帷樹飛香散迴騰寶氣于鑪峰又覩真顏于
巘之首神光駭矚若登靈鷲之山妙力難思如游瞿龍之
邑豈止無垢佛國獨蔭珠雲淨德王家方承珂雪是知不
行而至冥通應感之符爲法而來實昭光啓之福非夫慧
因宿植其孰與於此哉于是拜受嘉徵願言經始將于巘
壁造大尊儀乃眷爲山未遑初簣遽而西州智士與曉岳
而俱傾東國高人隨夜星而共沒瓊瑤落彩峰岫沉暉永
明二年奄遷丹壑第二子臨沂公仲璋顧慕層巒旣崩心

于岵望徘徊曩構更泣血於楹書遂琢彼翠屏爰開葉座
捨茲碧題式建花宮上憲優填之區仰鏤能仁之象校美
何充之宅還興崇德之闡逖彼蕭宗大弘釋典文惠太子
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派朝宗于法海或茂本枝之穎
發萌柢于禪枝咸捨淨財光隆慧業特有沙門法度爲智
殿之棟梁卽此舊基更興新製又造尊像十有餘龕及梁
運載興銳心廻向大林精舍並事莊嚴臨川王載剖竹符
宣化維揚之境言尋柰苑興想拔茅之義以天監乙十五
載造無量壽像一區帶地連光合高五丈滿月之瑞湛珠
鏡以出雲崖聚日之輝昇壁輪而皎煙路參差四注周以

鳥翅之房迢遞千尋飾以魚鱗之瓦擊鳴乾於真籟則步
影齊歸麗亭午於高曦則息心攸萃逾錦城而特建掩銀
界而孤標良由積慧所符大士著甚深之業用能遙誠克
果永代增希有之緣以曠劫之隆因開含生之至福偉哉
壯觀無得而稱朕肅慕禎圖丕承寶曆澄九溟而有截晏
八表而無爲紫塞丹岑接封畿于上苑白門青野款暎贊
於仙闈將使率土蒼生鎮昇仁壽之域普天黔首永蹈淳
古之源崇慶越於兩儀景運逾於萬劫屬以冕旒多暇物
色傍求瞻江海而載懷詠林泉而興想欽風味道恨不同
時古往今來撫運化而雖寂德崇業著眷冲漠而猶存寤

寐遺塵有兼前烈瞻言勝軌歎佇唯深今故於彼度人常
滿七七各兼衣鉢錢二百貫絹二百匹蘇三十斛繡像織
成像新舊翻譯一切經一歲并幡華等物憑幽尋之曩跡
光顯德門託嘉遁之名區追崇仁里就福宇而延福卽祥
基以締祥冀緣金圍之庭近叶珠囊之耀所願通因法岸
契果禪林九鼎與玄極同安七廟與紫微齊固總三千之
淨土並沐薰歌罄百億之恒河長爲壽筭鐵圍之所包括
玉燭之所照臨常食六氣之和俱藻一音之聽夫象以盡
意意非象而不申言以會情情非言而不暢是以發揮二
諦弘演四依迥託蓮花之峰遙刻芝英之宇庶海桑頻變

孤超弁岳之碑城芥屢空獨跨稽岑之篆式陳茂實乃作

銘云悠悠法界總總含生輪迴欲海起滅身城俱安大夜

共習無明愛塵岳聚毒樹雲平其一邈矣徧乞超然獨悟遠

乘五演高披六度大空善說中天巧論引彼迷途歸之覺

路其二倚歟淨行育彩昆田遠將珪組代著忠賢戒支宿習

種智斯圓棟梁三寶薰修四禪其三爰始筮賓薜蘿攸整蹈

海沉跡棲嘒滅影天地構屯干戈牙警北林罔庇南轅載

騁其四翻飛澤國歷考山圖言瞻碧磴自韞玄珠回峰架室

枕壑通衢鱸庭廣跨馬帳宏敷其五同氣相求善隣遺託道

符久敬心均常樂對闢金園並疏銀閣谷停帝馬辯歸梵

鶴

其六

空分瑞塔地積香臺珂月霄映珠雲且來千光霧起

七淨霞開谷邊飛錫澗下乘杯

其七

桂嶽參差松亭隱露石

壇照錦瑤泉瀉籟岫接香鑪峰承寶蓋翔鳧演法毒龍銷

害

其八

梵宮旣啓福海長深噬虺忘穴飛鴉革音羣生普戴

奕祀同欽不有高節寧符夙心

其九

負屨多閑聞風逸想茂

軌遐劬清輝遽往佇契業於圓明冀崇緣於方廣鏤飛篆

於層岳齊勝基於穹壤

其

大唐上元三年四月

明僧紹傳略

南史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也祖玩侍中父略給事中僧紹
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

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
帝太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敎辟僧
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爲記室叅軍不至僧紹
弟慶符爲清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棲
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一不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
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棲耽情墳索幽貞
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祖書
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
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
薇古猶發議今寧可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

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
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寐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箠冠僧
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
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之
年世祖勅召僧紹稱疾不肯見徵國子祭酒不就卒

〔詩〕
和令君遊虎穴寺

梁王問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房廊
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層賞清靜穆神思豫遊窮領
歷藉此芳春至野花香人眼山鷲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

石相輝媚法像無塵染貞僧絕名利陪遊既伏心聞道方
刻意

奉和江令

梁陸罩

雞鳴動睥駕奈苑睠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歲華
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葆吹臨風遠旌羽映天浮喬枝隱修
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澆鳥聲道金盤響清梵寶
塔應鳴杼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教信解媿
難酬

奉和江令

梁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鱗爰遊

非暇豫幽谷有靈龕兼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
稼雲衣不待蠶蘋苳緣澗壑蘿葛蔓松楠鶯林響初轉春
畦藥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永滅六
塵貪

奉和江令

梁王臺卿

我王宗聖道駕言從所之輶軒轉朱轂驪馬躍青絲清渠
影高蓋遠樹拂行旗賓從紛雜沓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
道架宇接山空藜花臨迥砌分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
山獨在茲塵情良易着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義方當弘
受持

從駕虎穴寺

梁鮑至

神心睠物敘訪道絕塵翳林踈蓋影出風去管聲遙息徒
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遠節已仲野綠氣芳韶短葉生喬
樹踈花發早條遠峰帶雲沒流烟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須
名廁末僚願藉連河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寶方慙茲
地遠

遊樓霞寺

并序

陳江總

顧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
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出入石壁中尋曇隆
道人有詩一首十一韻
今此作仍學康樂之體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樓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敬仰

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始終情所
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泠泠候
月臨皎皎烟崖憇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沈攀條惜
杳裊平生恐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濁自此淨七塵庶無擾
靜臥棲霞寺房望徐祭酒 陳江總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羸臥藤
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
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遊虎穴寺

陳江總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隴曖阡綿露霽

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遶徑峻嶺半蔽天古樹無枝
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蒼鬱均雙樹清
虛類入禪棲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以齊
大年

營涅槃懺

并序

陳江總

禪明二年仲冬攝山棲霞寺布法師修爾待終余
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爲師氏營涅槃懺還
途有
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况期滅盡者豈是俗中要大道
離羣愴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涉巖椒石澗冰便
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靄隸出谷霧飄飄勿言無大隱歸

來卽市朝

入攝山棲霞寺

并序

陳江總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巖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復拜禮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樓神棟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率製此篇以記卽日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淨心抱冰雪暮齒逼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歲華
皆採穫冬晚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茲山靈妙
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烟暹有無缺碑橫古隧盤
木臥荒塗行行備履歷步步轉威紆高僧迹共遠勝地心

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

寺僧有別註二師居士明僧紹治中蕭跡塑像圖

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郗夫

棲霞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 陳江總

澡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梵宇
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牕葉去寒君思北闕
駕我借東都冠翻愁夜鐘盡同志不盤桓

仰同令君棲霞寺山房夜坐 陳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峰影進飯依鴿餐迎守護龍晨朝
宣寶偈寒夜欽踈鐘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五禪清慮
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手屢相逢

仰和江令君

陳徐孝克

上宰明四空迴車入道中
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
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
澗松無異聒禪桂兩分叢
虛薄誠爲累何因偶會同
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唐皇甫冉

採茶非採菜遠遠上層崖
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
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
借問王孫草何時泛椀花

送陸鴻漸採茶相過

唐皇甫冉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
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
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攝山

唐顧况

明徵君舊宅陳後主題詩跡在人亡處山空月滿時寶瓶
無破響道樹有低枝已是傷離客仍逢新尚祠

棲霞寺

唐顧况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出血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
似不聞山月曉

登棲霞寺峰懷望

唐李緒

香印烟火息法堂鐘磬餘紗鐙照晨烟釋子安禪居林葉
脫紅影竹烟含綠濡踈星珠錯落耀月宇參差顧眺匪恣
適曠襟懷卷舒江海渺清蕩丘陵何所如滔滔可問津耕

者非長沮茅嶺感仙客蕭園承古壚移步下碧降涉澗更
躊躇鳥噪啄秋果翠鷺啣素魚回塘來綵鷁落景標林菸
漾漾棹翻月蕭蕭風襲裾勞歌起舊思感歎竟誰撫却數
共遊者凋落非里閭

送族弟單文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迴

棲霞山贈之

唐李白

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注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
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羣花散芳
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題棲霞寺

唐綦毋潛

南山勢迴含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僧探石泉度龍蛇
爭翕習神意皆密護萬壑奔道場羣峰向雙樹天花飛不
着水月白成路今日觀身我歸心復何處

棲霞寺東峰尋明徵君故居 唐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嘯辭明主終身臥此峰泉源
通石徑欄戶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斷
壁萬壑遍踈鐘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登棲霞寺 唐常袞

林香雨氣新山寺綠無塵遂結雲外侶共遊天上春鶴鳴
金闕麗僧語竹房鄰待月川流急惜花風起頻何方非懷

境此地有歸人回首空門外皓然一幻身

攝山

唐權德輿

攝山標勝紀暇日詣想矚縈迴松路深繚遶雲岩曲重樓
回樹杪古像作山腹人遠水木清地幽蘭桂馥曾臺聳金
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焚香入古殿待
月出深竹稍覺天籟寂自傷人事促宗雷此相遇偃仰隨
所欲清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一生如土梗萬慮皆桎梏
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棲宿

與沈拾遺宿亮上人僧舍 唐權德輿

偶來人境外心賞幸隨君古殿烟霞夕深山松桂薰巖花

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清淨諸天近喧塵下界分名僧康寶
月上客沈休文共宿東林夜清猿徹曙聞

棲霞寺慶法師山房

唐李頻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住久集得無身樹老
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印與何人

登棲霞寺

唐皮日休

不見明居士空山且寂寥白蓮吟次缺香靄坐來滄泉冷
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棲霞寺夜坐

唐僧靈一

山頭戒險路幽映雲巖側四面青石林一峰苔蘚色松風

靜復起月影開還黑何馱乘夜來殊非晝所得

登棲霞寺

唐蔣渙

三休尋磴道九杪步雲霓
躋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
沙平瓜步出樹遠綠楊低
南指晴天外青峰是會稽

遊棲霞寺

唐張暈

躋險入幽深翠微含竹殿
泉聲無休歇山色時隱見
潮來雜風雨梅花成霜霰
一從方外遊頻覺塵心變

遊棲霞寺

南唐李建勳

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
時色未開山意遠春
容猶淡月華昏琅琊冷落存遺跡
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

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棲霞寺贈月公

南唐周繇

明家不要買山錢
施作清池種白蓮
松檜老依雲外地
樓臺深鎖洞中天
風經絕頂迴疎雨
石倚危屏挂落泉
欲結茅菴伴師住
肯饒多少薛蘿烟

題棲霞山房

宋王隨

虛牕殘燭明欹枕
旅懷清永夜起松籟
蕭山疑雨聲吟餘
閑景象道勝小榮名
鐘罷星河曙悠悠迴旆旌

天開巖

宋王隨

棲霞山後峰天開
一巖秀中有坐禪人
形容竹栢瘦饑飡

巖下松渴飲巖上溜愛步巉室前白雲起孤岫

題攝山舍利塔

明王世貞

昔我問阿育驅神作道場如何震旦國重見鐵輪王變幻
從僧語依稀盡佛光那堪事勢盡千古但蒼涼

千佛巖

明王世貞

仲璋感先志諸王貪風因雕鏤慙伎倆刊削滅嶙峋千佛
本非佛一身猶幻身雲門括出後黃面少精神

登攝山絕頂

明葉向高

探奇直上最高峰
夕逕懸崖信短筇
萬壑松篁羆虎豹
半江風雨挾蛟龍
蒼茫不辨前朝寺
縹緲時聞下界鐘
共識

浮生無住着蒲團相對坐從容

遊棲霞三首

明董應舉

入山不必深清淨不必禪但得時休沐胸中無掛纏出郊
信獨往遇物無不鮮春風翼新麥翠浪生平田川原互藹
藹我行亦翩翩翩翩不覺遠遂至攝山前谷口暗柳葉東
峰抽暝烟僧定人已寂欲借片雲眠一春不自得結念
茲山遊偶爾乘吾暇不及呼朋儔行隨日色遠食借僧厨
幽梵響起夕警轉覺身世浮自昔明徵君抗志在茲丘生
前寶高尚死後空名留何況去來跡倏如水上漚聚散非
一處森森無停流山川豈有待神理自相求暫寄亦不惡

久住亦不優朝霞朝已代夕靄夕還收且問前時菊今日
還在不物化已如此主者爲誰謀二曉鐘罷清夢靈境淡
營慮攬不欲登山林外有人語遲之携手行望望烟霞去
咲飲白鹿泉拄頰雲生處石骨欲上天半爲佛所據鷲嶺
如在茲短筇聊可御噦喋走鋒稜飄翩同鶴翥望中一點
白江上千帆曙溪谷合齊迴風嵐互吞茹奇變溢人心一
行一佇步不知古來人多少同斯趣三

棲霞寺二首

明曹學佺

雙林初剎跡六代自垂名古塔無全影踈鐘尚舊聲佛顏
掘地得僧偶卓泉生漫復追興廢忘言在化城一不意窮

登嶺翻能遠，矚江金焦微。露影吳楚屢，分邦日落波。心鏡
風吹邑際，纓平生懷。跌宕揮手信，難降一。

再集攝山方丈

明郭第

平生懷異草，幾度攝山行。今日相逢處，長林共聽鶯。蒼松
入雲冷，白鹿引泉清。一片徵君石，能留出世名。

小利衡陽寺

古刹 係棲霞寺下院

在郭城外東城地，清風鄉離太平門三十里，卽所領棲
霞寺下院去寺五里。

殿堂

山門

壹座

天王殿

叁座

正佛殿

叁座

僧院

壹房

山水衡陽山